



蜀山劍俠傳 第二十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念切蒸嘗還鄉求嗣子

舌如簧鼓匿怨蓄陰謀

歐陽霜原本心感個郎。略分相憐。情深意重。早就誓矢靡他。祇爲幼遭孤露。身出寒微。逐鹿者多。雲泥分隔。婉秋母女。更是虎視眈眈。大有不得不止之勢。現正寄人籬下。寡過尙難。何敢再生非分之想。心裏祇管熱情似火。外表却狠着心腸。強自堅忍。裝成一付冷冰冰的面目。去對蕭逸。背地却又是臨風灑淚。對月長吁。飲泣吞聲。自傷薄命。後見蕭逸相愛情素。漸被婉秋看破。自己更是百般謹慎。端恭自重。終免不了婉秋的疑忌和遷怒。冷嘲熱諷。受不盡的閒氣。所幸黃母不知究竟。婉秋心猶未死。深知乃母性情太剛。容易僨事。沒敢明說。相待尙善。孤寒弱女。無所歸附。祇率勉強忍耐下去。待過兩年。聽說蕭逸竟以才長智計。受全村推戴。不久便要選爲村主。隱然全村表率。領袖羣倫。知道村主一切均可便宜行事。無人敢於非議違命。當初定章。便是如此。蕭逸服滿卽真。必要設法如願。這才有了幾分希冀。過不幾天。婉秋對他。忽然刻意交歡。親如姊妹。歐陽霜也是絕頂聰明。這三數年中。早看出婉秋忌刻陰險。饒有詭謀詐數。時刻都在小心防備。前踞後恭。言甘語重。料無好意。那裏肯上他的圈套。始終敬謹相對。言不及

蜀山劍俠傳 二十集 第一回

二

私。晚秋又要假惺惺。不肯自己開口。兩下互鬥了些日心機。晚秋聞得蕭逸因全村推戴。已定日內服滿卽真。知道一作村主。必娶歐陽霜無疑。實耐不住。方始借口姊妹情長。不捨異日分離。略露了點口氣。歐陽霜仍裝不解。含糊敷衍過去。第三天。事便發作。歐陽霜聽完黃母之言。雖知他事出負氣。可是蕭逸沒有尊長。自己總算寄居在此。事須黃母主持。方爲得體。難得他親口說出。要省却不少礙難。真是再好不過。對頭又不再家。百年良機。稍縱即逝。臉皮萬薄不得。立時跪倒。口稱自己寒微孤苦。聽憑老夫人作主。一切惟命是遵。不敢說話。黃母也是氣火頭上。一心只想借此挖苦蕭逸一場。不特毫末審計。連歐陽霜一句自謙的話不說。都沒見怪。當時便命人去喚蕭逸前來。事有湊巧。蕭黃二家。還有一個姓崔的表親。名喚崔文和。品貌僅比蕭逸略次。才幹却不如遠甚。苦戀晚秋。已非一年。晚秋志大心高。自然看他不起。從不加以顏色。崔郎並不因此灰心。受盡白眼。仍是一味慇懃。偏生這日。正是蕭逸正位村主的吉期。村中隨隱諸老成人。有好幾個。都精推算星命之說。選立之先。早算出全村他年必有凶災。祇有蕭逸可破。尤妙是當日如有紅鸞天喜星動。更能化險爲夷。事前曾勸過幾次。蕭逸祇說日期未到。黃母年老多病。經卷藥爐。常相廝守。不輕出門。晚秋隔夜就接到村中傳知。一則不願情敵得信歡喜。二則讓蕭逸知道這樣喜事。全村長幼畢集。獨心愛之人。不來觀禮。可見平日對他冷談是真。豪無情義。好使灰心。因而就已。反正老年尊長。去否隨意。歐陽霜恰好不在跟前。率性連老母和隨身丫環。一齊瞞過。以免洩漏。第

二日一早，便趕往村中會場上，觀禮致賀。到時尚早，蕭逸爲示誠敬，業已先在。見晚秋獨來，心頭愛寵，沒有同臨，心中已是不快。開口一問霜妹少時來不。晚秋又說了兩句離間的俏皮話。蕭逸心比鏡子還亮，早就深知歐陽霜情深義厚。一到黃家，神情驟變，外冷內熱，實有深心。只有晚秋監防太嚴，無法吐露衷曲。越發由愛生憐，情根日固。這幾句話，怎能搖動。料定又是晚秋鬧鬼，微笑一聲，便自走開。去和別人周旋，不再答理晚秋。因蕭逸素來溫文有禮，一旦做了村主，立時改了脾氣。自己幾曾受過這等無趣。正沒好氣，冤不逢時。崔文和走來，看見晚秋，趕前招呼。晚秋一賭氣，想做些神氣給蕭逸看，故意假他一些詞色。崔文和自然受寵若驚，喜出望外。晚秋和他胡亂談了一陣，挨到禮成，席也不入，便要崔文和、和三五同輩姊妹兄弟，同往後村近崖一帶，獵雉行獵。崔文和那知他的用意，爲討他歡心，還把那幾人也強勸拉走。好在人衆席多，走幾個人，誰也沒有留意。這一來，誰知弄巧成拙。他這裏前脚剛走，黃母便命了環來喚蕭逸就去。村中那些長老，原知蕭黃二家曾有婚姻之議，這裏村主就位，黃家不會不知。忽然急召，疑與婚事有關，巴不得當日能夠紅鸞星動，應了卜吉。一尋找晚秋，却又不曾在場。陰錯陽差，又料斷了幾分，不但力勸蕭逸去後，再來入席，反暗舉出幾名老成，陪同前往，以促其成。蕭逸明見晚秋隨人走往後村，沒有回家。姑母忽有急事相召，恐歐陽霜受了晚秋欺負，出了事故，心甚懸念。祇因大禮甫成，全村人物在場，未便離開。樂得就此下台，匆匆趕去一問，竟是爲了歐陽霜和自己婚事。雖甚如願，心喜，因看

蜀山劍俠傳 二十集 第一回

四

出姑母語帶譏刺。詞色不善。正在盤算答話。那幾名長老聞言。方悟蕭逸以前堅拒婚事。原來在此。而不在彼。亟欲其成。以應徵兆。見他沉吟不語。知有允意。便和黃母說了。全村人衆想望。與今日紅鸞星動得太巧。必主大吉。事應即辦。立索歐陽霜八字占算。又是大吉之兆。本日舉辦行禮。尤其好到無以復加。格外高興。一面令人通知會場。暫緩入席。速請幾名老少婦女。帶了新衣飾。前來助粧。就着現成燈彩。略爲加例添辦。即日舉行。黃母雖然忌忿。也說不上不算來。蕭逸歐陽霜。曰是心滿意足。全聽衆人主持辦理。不發一言。村中人多手衆。百凡皆備。應從權納采迎娶。俱是即時舉辦。仍然依禮而行。不消多時。便自停當。細樂前導。鼓吹入場。新夫婦行禮如儀。雙喜臨門。又認是全村禍福所關。少長咸集。掌聲雷動。人人有喜。稱爲從來未有之盛。祇黃家這幾個人向隅而已。黃母等事已促成。方想起女兒素常嬌慣。此乃心志所屬之人。豈不使之難堪。本想羞辱蕭逸一場。再使他長受村人非議。不料村人對他如此愛戴。百凡隨心。全無是非。反由自己助成其事。女兒久出不歸。必爲此事傷心難過。這是如何說起。深悔冒失。事未三思。越想越堵心。自己推病。也未到場。新夫婦走後。恐女兒氣出病來。正要命人尋回。黃曉秋在後村正自心煩。遙聞鼓樂繁喧。笑語如潮。做夢也未想到這一段。後來聽出鼓吹有異。方覺奇怪。同行人中。忽有家人尋來。說村主成婚。僅往致賀。這才大驚。一問是誰。不由一陣頭暈眼花。幾乎不能自制。幸是身倚石上。沒致暈倒。來人說罷。同行諸少年男女。誰不喜事。一窩蜂都趕了去。祇剩曉秋一人。倚坐危石。踽踽

涼涼百感俱生。半晌做聲不得。女子心性本仄。加以會場上。笙歌細細。笑語喧喧。不時隨風吹到。悵觸前塵。頓失素期。冷暖殊情。何異隔世。越發入耳心酸。柔腸若折。想到難堪之處。祇覺一股股的冷氣。從脊梁麻起。由頭頂直涼到了心頭。真說不出是酸是辣。是苦傷心至極。忍心住眼皮一張。淚珠兒似湧泉一般。撲簌簌落將下來。正在哀情憤鬱。顧影蒼茫。悲苦莫訴之際。忽聽身後。似乎有人微微慨惜之聲。先時喜訊一傳。祇見同來諸人。紛紛喜躍狂奔而去。祇當人已走淨。不料還有人在。忙側轉臉一看。正是素常憎爲俗物的崔文和。站在身後。兩手微微前伸。滿臉俱是愁苦之容。見婉秋一回頭。慌不迭的。把手放下。神態甚是惶遽。好似看見自己悲酸。想要近前撫慰。又恐冒昧觸怒。不知如何是好的情景。婉秋見他潛伺身後。不禁生氣。正要發話。秀目一瞪。大顆淚珠。落將下來。正滴在手臂之上。猛想起適才心迹。必被看破。心一內愧。氣一餒。嘴沒張開。同時看出他眷注自己情深若渴之狀。萬分失意之餘。忽然有人形影相隨。不與流俗進退。又是這等關心。心更軟了好些。不禁把頭一低。滿腹情緒。禁如亂絲。也不知說什麼好。崔文和雖然才能不及蕭逸。祇是婉秋眼界太高。不作第二人想。因而看他不起。論人品本非庸俗一流。加以天生情種。心思甚細。憤獻殷勤。那還會看不透的道理。衆人聞喜散去。獨留原具深心。他苦戀婉秋。已降早夕。祇爲蕭逸珠玉在前。明知非敵。尙欲以堅誠毅力。排除萬難。相與逐鹿。何況有機可乘。那不喜出望外。先見婉秋。悲苦不勝。知他情場失意。立時動了心機。這些舉動。固是情發於中。却也不免有一半做。

作在內。初意此雖絕世良機。但是婉秋素來厭薄自己。並看出今日相約偕遊。假以詞色。明是有作用。這一下能否將他打動。尚不可知。表面上做那誠惶誠恐之狀。暗地却用目偷覷。心中本在怦怦亂跳。乍見婉秋。秋波瑩活。妙目含暉。春添兩頰。大有怒意。心方吃驚。暗忖不好。又見婉秋觚犀微露。櫻唇啓闌之間。星眼動處。珠淚闌珊。顆顆勻圓。玉露明珠。連翩而下。倏地怒容盡斂。粉頸低垂。霧環風鬟。停停楚楚。越令人又愛又憐。甘爲情死。知道女子善懷。欲喚不喚。似怒未怒。已是情場中最緊要的關頭。千萬不可放過。便吞吞吐吐。湊進前去說道。人貴知音。婉妹何必悲苦。保重玉體要緊。婉秋聞言。突的玉容一變。微愠答道。干你的底下。什事二字未道出口。竟忍不住抽抽噎噎。哽哽咽咽。低聲哭了起來。崔文和見他傷心。更不再說別的。也跟着汎汎不止。兩人淚眼相看。吞聲泣了一陣。婉秋見他相偕悲淚。似有千言萬語。橫互心中。欲吐不敢。神態誠懇。關切已極。不禁大爲感動。忍淚說道。我的事兒。也不瞞你。這裏恐怕有人看見。能隨我到那邊山崖底下。痛哭一場麼。崔文和好似傷心得連話都答不出。祇把頭一點。伸手想扶婉秋。婉秋妙目微瞋。把身子一側。又嚇得忙縮了回去。婉秋也沒再怪他。當先往左側僻靜崖洞中走去。那崖洞地介僻遠。乃全村盛夏藏酒之所。輕易沒有人跡。甚是幽靜。二人並肩飲泣同行。剛一到達。崔文和入洞口。便放聲大哭起來。婉秋本爲心傷氣堵。相邀崔文和。來此借地宣洩。當時一切。均置度外。並未思索。行抵洞口。忽然想起孤男寡女。幽洞同悲。成什樣子。村中雖然一向不重男女防閑。究竟不可過於隨

便。絲毫不避嫌疑。如被人知。何以自解。崔文和又苦苦鍾情於己。倘有非禮言動。雖自問拿得住他。就論本領。也不比他弱。鬧將出去。終是有口難分怎的。會傷心過度。無故受人以柄。方自臨門躊躇。思欲却步。不料崔文和。竟比自己還要傷心。一進洞。先放聲大哭起來。由不得心裏一慌。跟了進去。止淚問道。文哥。我有恨事傷心。你哭些什麼。連問數聲。崔文和終似悲從中來。不可斷歇。碗秋也略猜透他哭的原故。爲了勸他。自己反到忘了。因何至此。後見屢勸不住。只得佯怒道。我沒見一個男子家。這等作兒女態。你到是爲了什麼。說呀。崔文和見碗秋滿面嬌嗔。方始惶急。強止悲聲。答了句。碗妹。我真傷心呀。一言甫畢。忍不住哭起來。碗秋連聲追問何故。崔文和方始哽咽答道。我傷心不是一年半平的了。想起從小與碗妹一處長大。彼時年幼。祇想和碗妹同玩。不願片刻分離。也說不出是什麼原故。自從年歲漸長。碗妹漸漸視我如遺。而我的愁恨也與日俱深。明知天仙化人。決不會與我這凡夫俗子。常共晨夕。痴心妄想。既是志同道合的至親。雖不能香花供養。能常承顏色。得共往還。於願已足。誰知並此而不可得。每念及此。輒復意慚心灰。恨不如死。今日碗妹。居然假我詞色。相約偕遊。真是做夢也不會想到。嗣見碗妹悲苦。欲勸不敢。不勸心又焦急。又恐碗妹怪我。沒有迴避。方自惶惶。忽被碗妹看見。竟未見怪。我真感激極了。先祇是碗秋妹難受。無法勸解。忍不住而傷心。後承碗妹約我到此作陪。一毫沒有見外。想起這多年來。一向悶鬱在心中的苦處。新愁舊恨。一齊勾動。不由得就發洩出來。再也按捺不住了。說罷。依舊泣不可止。這

蜀山劍俠傳 二十集 第一回

八

一條哭喪計。果然將晚秋打動。晚秋早聽明言中深意。暗忖人貴知己。蕭逸雖好。偏是這等薄情。最可恨可氣的。是以自己的才貌。反比不過一個奴養之女。想不到崔表哥竟有此情長。平日任憑如何冷落。謗。始終堅誠不改。看得自己這般重法。論人才雖不及蕭逸。要論多情心專。和性情溫和。就比蕭逸強得多了。同爲逸民。就是天大才情。有什用處。不如結一知心伴侶。白首同歸的好。自己一時任性好強。幾乎辜負了他。越想越覺以前對他太薄。悔念一生情絲自縛。把平日看他不起的念頭。全收拾淨。反到深深憐惜起來。已然心許。祇是崔文和沒敢明求。不便開口。想了想含羞說道。文哥。駿了。我有什好處。值你這般看重。經你這一來。我到不傷心。想痛哭一場了。出來太久。怕娘要找我。我先送你回去。有什話。日後再說。我不棄你如遺好了。崔文和聞言。忙把眼淚一拭。望着晚秋。驚喜交集。幾疑身入夢境。晚秋見他意態徬徨。似喜似愁。似未敢信。微嘆道。我雖女子。却不願見這等醜態。以後再如這樣。莫怪我又不理你。還不揩乾眼淚。跟我快走。抄小路回去。留神給人看破。崔文和自然諾諾。如奉綸音。兩人都用衫巾將淚痕拭乾。各把愁雲去淨。同沐春風。出了崖洞。順田隴小徑。分花拂柳。並影偕歸。行近家門。轉入正路。恰值小婢奉了黃母之命。尋了幾處未遇。迎面走來。晚秋因二人俱是一雙哭紅了的眼睛。自己歸家無妨。文和却是不便。忙說道。承你送我到家。感情心感。今日不讓你往家中閉坐。明日再見。你也回家。不要往旁處去了。崔文和意似戀戀。不捨遽別。又隨行了幾步。晚秋見小婢已然將近。嬌嘆道。你沒見你這雙眼睛嗎。還

不快些回去。一邊說一邊高聲喊。說了環道。葵香。你給我往春草坪去。採些花來。我在家裏等你。快去了。環答道。老夫人找小姐呢。還要往前走時。晚秋喝道。曉得了。快採花去了。環聞言回身。晚秋朝着崔文和說了聲。你安心回去吧。說罷。往前去。文和不便再送。立定了脚。一直看他到家。方始回轉。這時恰巧全村中人。均在會場賀喜。誰也不會看見。由此文和常去黃家。向黃母大獻殷勤。黃母本因自己不時負氣。把事鑄錯。惟恐愛女憂急成病。巴不得早早完了向平之願。文和進行婚事。正是絕好良機。加以黃母年高喜奉承。又見女兒對文和也大改了故態。料已降格相求。於是兩下一拍即合。不消多日。便聯成了姻眷。成親以後。文和對於晚秋。自是心坎兒溫存。眼皮上供養。愛得無微不至。晚秋志大心高。嫁給文和。原是出於負氣。並非真正相愛。一任夫婿如何溫存體貼。心中終覺是個缺欠。偏偏蕭逸婚後。見晚秋晤對之時。眉目間老是隱含幽怨。迴憶前事。未免有些使他難堪。多有愧對。對禮貌上不覺加重了些。晚秋何等聰明。一點就透。越覺蕭逸並非對己無情。祇爲瑜亮並生。有一勝過自己的人。在前作梗。以致誤了良姻。這一來益發把怨毒種在歐陽霜一人身上。他性本褊隘。又有滿腹智謀。以濟其奸。因此歐陽霜終於吃了他的大苦。幾乎把性命送掉。晚秋已是有夫之婦。對文和雖不深憐密愛。却也感他情重。並無二心。祇氣不服歐陽霜。暗忖你一個奴養賤女。竟敢越過我去。奪了我多年夢想的好姻緣。我弄不成。你也休想和姓蕭的白頭偕老。處心積慮。必欲去之爲快。表面上却不露詞色。裝作沒事人一般。先是拉上文和。

蜀山劍俠傳 二十集 第一回

一〇

刻意與蕭逸夫妻交歡。過從迨無虛日。起初歐陽霜也有些疑他不懷好意。防備甚嚴。知晚秋城府甚深。抱着一擊必中。不中不發的志念。把假意做得和真情一樣。不露半點馬脚。背地向姊妹閒談論。總說崔文和這個丈夫。如何多情溫柔。自己如何美滿。出於意料等語。日子一久。歐陽霜終是忠厚。一查聽出他夫妻端的恩愛非常。不似仍存嫉恨。加以晚秋又善趨奉。慇懃履霜之漸。不由爲他所動。疑慮全消。反感他不挾惠挾貴。全無世俗成見。連未嫁蕭逸以前。冷嘲熱諷。種種身受之苦。都認是異地而居。我亦猶爾。一點也不再記恨。逕把情場夙怨深仇。誤當作了紅閨至好。晚秋見狀。雖知他已入牢籠。但是蕭逸和歐陽霜夫妻情感甚深。全都無懈可擊。急切間想不出中傷之計。祇得苦心忍耐。以待時機。第二年歐陽霜有了身孕。一胎雙生。男女各一。晚秋在頭年。先生有一個女兒。便是那被天門神君林瑞詎去。化身野熊的崔瑤仙。歐陽霜坐月期中。晚秋借著這個因由。來往更勤。原未安著好藥。奈蕭逸精於醫道。見愛妻頭胎又是雙生。元氣受傷。每日在側照料調治。寸步不離。依就不能下手。還差一點。沒被人看出破綻。歐陽霜見他來得太勤。又因外人男子不能進月房。乃夫沒有回來。丈夫終日在側。他也全不避忌。一坐就是半天。有一次從床到鏡中側看他。彷彿斜視自己。面有殺氣。想起前事。不禁動了一次疑心。嗣後留心查看。又覺意真情摯。似乎無他。當是眼花錯看。也就罷了。晚秋心毒計狠。見害仇人不到。反幾乎引起他的疑忌。越發痛恨。暗罵好個賤婢。我害你死。別還是便宜了你。既是這樣。我不使你夫妻生離。受盡苦楚。

死去還啣恨。包羞於地下才怪。於是改了主意。密籌離間之策。心雖想得。好以蕭逸夫妻的濃情密愛。要想使之反目生離。自比暗殺。還難十倍。晚秋也真能苦心孤詣。穩紮穩打。除心事自家知外。連乃夫也看不出他有什異圖。歐陽霜足日以後。晚秋愈從結納上下功夫。真是卿憂亦憂。卿喜亦喜。祇要可討歐陽霜喜歡的。幾於無微不至。而神情又做得不亢不卑。毫不露出詔媚之態。那意思是表示。以卿麗質。我見尤憐。况你伶仃孤苦。家無親人。你會寄養我家。我亦無多兄弟。以前居在情敵地位。譬之瑜亮並生。自然逐鹿中原。各不相下。今則福慧雙修。雖然讓卿獨步。琴瑟永好。我亦相莊。兩雙佳偶。無異天成。各得其所。嫌怨已捐。卿爲弱妹。我是長姊。應互相愛憐。情逾友昆。永以爲好。才是。嘗言道。功夫深。鐵杵磨成針。歐陽霜任是聰明。也由不得墮入彀中。受了他的暗算。蕭逸在家中。一立教武場子。晚秋首先拉了丈夫。一同附學。朝夕共處。不覺又是好幾年。歐陽霜又生了一子。取名蕭珍。家庭和美。本來無懈可擊。晚秋素仇未報。正在那裏乾看着生氣。背地咬牙切齒。忽然來了機會。此時村中四面環山。與世隔絕。只有一條暗洞水路。輕易無人出進。也是歐陽霜該有這場劫難。這年清明。村人遠祖墳墓。都在原籍。另有子孫留守。葬在村中的。最遠不過兩三代。村衆自從隱居入山以來。從未回籍祭掃過。歐陽霜因爲母家寒微。母墓遠在故鄉。父墓却葬在村中。一時動了孝思。意欲借父回籍省視爲名。就便母柩移運來村。與父合葬。想好和蕭逸一說。蕭逸素來信他。又知他雖是個女流。武功着實不弱。自己早就有心回轉祖籍一行。只

是村中百端待理。無法分身。又無妥人可派。愛妻代往。又遂了他多年孝思。自己一舉兩得。方打算派兩個可靠之人。陪同前往。無巧不巧。當年正趕上出山採辦食鹽。村中經蕭氏父子苦心經營。差不多百物均備。祇有鹽茶與染料顏色缺少。顏色有無。尚可通融。近年種了些茶樹。也能將就取用。惟獨這鹽。是日用必需之物。照例先存下六年用的食鹽。然後不等用完一半。到了三年頭上。便須命人出山採辦。就便村人想買些城市間的日用之物。也在這時帶回。因為人多。用的量多。要做得極隱秘。不使外人知道。事既繁難。責任更大。派去的人。非極精細幹練不可。每次出發。來接去送。村人視為大典。從來都由幹慣這差使的。兩位村中老人。帶上十來名智勇俱全的村人前往。這次兩個老手。全在第二年上病故。到了第三年。派人時。竟無人敢於應聲。最後蕭逸幾經斟酌。才決定派崔文和夫妻二人為首。率領以前去過的人同往。由正月十六日起身。先將山裏產的金沙藥材布匹。用小舟從水洞暗道。運往大鎮集上住下。換成銀子。就分班分地。四下採買鹽料等物。到了近山。聚集之所。改了包樣。或早或夜。偷偷運入山去。行到半途。交給村中派出來等候接應的人。一次採購不完。再採購二次。接二連三。運夠了數量。然後回轉。總在清明前後。方能把事辦完。這次崔文和婉秋等一行。為了好強。做得比前人還要妥當。不特帶出去貨。換了大價。帶回來好些有用的東西。不算。還多出兩年的鹽用。歸期也早在清明之前。可是給歐陽霜也帶了一個喪門星回轉。這人乃是蕭逸的近友。名叫蕭元。乃父蕭成捷。與蕭逸之父同胞。當蕭祖歸隱

時。蕭成捷正在大名總兵任上。蕭祖與他去信。說世方大亂。全族只留一支子孫。守着墓田。餘者全往哀牢山深山之中。隱居避世。定在第二年秋間啓行。爲期尙有年餘。命他急速勇退。率眷還鄉。一同歸隱。蕭成捷功名心盛。不但自己未遵父命。反回一封長稟。說乃父太已杞人憂天。些須流寇。算得什麼。卽有不虞。憑傳家本領。也不患保不得身家。在等語。蕭祖知不可勸。便不再回信。到時率了家族。和一千至親戚友。願從的僕婢家奴。一同入山隱訖。蕭成捷不料乃父如此固執成見。事後也就罷了。過了數年。便因功高不肯下人。受了上司之嫉。虧是得的信早。打點得快。只丟功名。沒有危及身家。罷官回去。這才意懶心灰。想到老父之言。幾番命人入山打探。終訪不出老父家族下落。他守着大片家業。在家享受。本意尋親。只爲相見。不是想要隨隱。尋訪了幾次無蹤。又是拉倒。老死時只留下一個幼子。年紀既輕。又遭世變。好容易挨到年長娶妻。田產已然蕩盡。僅剩下兩頃祭田。又經乃祖稟官。專歸那一房留守的子孫經營。祭掃。仗着近族。覩顏到人家吃碗閒飯尙可。打算變賣佔奪。却是萬萬不能。無奈何又挨了二十多年。生了一子。尙在懷抱。又因窮極無賴。盜賣祖墳樹木。吃人發覺。委實在家中存身不得。急切間又無處投奔。他入本聰明。狠一狠心。連那近族私下送給他住的一所房子。都賣掉。破釜沉舟。帶着妻子。前往哀牢山中。好歹要尋投叔父叔伯。和一千族衆。好在惡跡不會敗露。做一個世外之人。吃碗安樂茶飯。總可辦到。事有湊巧。乃父在日。那麼連尋多次。不見蹤跡。他入山之始。便斷定哀牢山千里綿延。隱居必在中下遊。挨

近蠻苗墟集一帶。深山隱僻之中。決不會在近城鎮處。果然不消數月。便尋到蕭祖未移居臥雲村時。隱居的山谷之中。他見那地方隱僻。山環水複。土地肥沃。景物幽美。已然動念。後又在叢草中。發現漢人用的破茗杯碗盞磁片。洗去泥污一查看。竟有蕭家崇德堂製的堂號。益發斷定是在近處無疑。他那知臥雲村。山環水阻。無路可通。如何能以尋到。左右近百里內外。尋了月餘。休說蕭家族衆。連破磁都再尋不着一片。暗忖蕭家族衆甚多。人人武勇。況且門徒遍於西南諸省。一呼立至。這裏雖有猛獸出沒。並無蠻裸生番踪跡。卽遇兇險。也必有人逃回故鄉報信。邀人來此報仇。不會一個不留。許是換了地方吧。心終不死。仗着乃妻魏氏。也是將門之女。能耐勞苦。仍在山中苦找。這日眼看絕望。無心中走到水洞左近。高崖之上。天已黃昏月上。正打算覓地住宿。忽聽崖下澗水中。有搖櫓之聲。悄悄伏身往下一看。月光之下。照見崖壁下平空出來一隻小船。上面坐定幾個漢人。心已猜料幾分。還未敢於冒昧。便囑妻子暫候。偷繞下崖去。伏身僻處窺探。也真有耐心。直等了將近兩個時辰。才見一雙少年男女爲首。率領十多人。抬着大包。談笑走來。到了面前不遠歇下。口裏喚了一聲。澗中小舟上。便有五人上岸迎接。女的一個。說是大功告成。大家都走累了。反正空山靜夜。絕無外人。天也不早。回村還不會亮。誰得有這好月色。且歇片時再走吧。說罷各把揹身包袋等取下。踞石而坐。談說起來。蕭元靜心側耳一聽。隱約間。聽出這般人。正是自己苦尋多日未見的蕭家族衆。並知衆人。俱在樂土居住。別有洞天。這一喜真是出於望外。見衆

人已將起身。那敢怠慢。慌不迭的出聲喊止。縱了出去。崔黃夫婦還幾乎拿她當了外敵。後經盤問明白。又把魏氏喚來相見。村中原有舊規。除原有村人之外。不許再引進一人。崔文和本不主攜帶入村。偏生碗秋和魏氏同惡相濟。又想收爲心腹。一見如故。執意帶回。說蕭氏近支。豈能任其在外流露。不許入村的是指外人。自家人當然不在其內。況他夫婦跋涉山川。經時累日。受盡辛苦。偕隱之志。甚堅且誠。更不能拒而不納。我保他夫婦守規矩。就是崔文和和村人。自不便再說什麼。當下帶進村去。見了蕭逸等人。也是這一套話。人已入村。又是自己人。自無話說。蕭元夫妻。更是受過艱難辛苦。長於處世。不久便得了衆人信任。恰巧歐陽霜要回籍省墓。搬運母柩。千里長途。山川險阻。需要兩個適當的人。陪同前往。蕭逸正在斟酌。委人。碗秋便舉薦了蕭元夫妻充任。力說二人志誠忠勇。般般可靠。比誰同去都強。蕭逸也覺蕭元新從家鄉到來。是個輕車熟路。更難得他夫妻二人俱精武勇。人也幹練。果然可以去得。暗笑自己糊塗。眼前有人。竟沒想到。立即應諾。歐陽霜孝思純切。惟恐此行中罷。但求成行。誰去都可。當下整飭行裝。第二日一早。帶了金沙。和蕭元魏氏一同起程。一路無話。行約月餘。回到家鄉一看。蕭家祖墳。經那留守的一房族人經營。整理得甚好。十數年的功夫。單墓田就添置了一二十頃。惟獨所見族人。只一提起蕭元。多半切齒痛罵。竟無一人說他夫妻好的。歐陽霜未到以前。蕭元魏氏曾更番勸說。族衆驕詐勢利。不認骨肉。弟妹如和他們相見。必疑我們是想回來分奪他的田業。免不得要生許多閒氣。弄巧還吃他

暗算。我們又是避地隱居的人。何苦自找麻煩。好在松揪無恙。宗祠修整。用不着再有補益。你母家人頗寒苦。莫如背着他們。往各塋地悄悄查看祭掃一回。事完之後。將所帶金沙。換成銀子。一半接濟母家。一半多買些應用東西。免生是非。豈不一舉三得。歐陽霜因蕭元夫妻臨來時。向蕭逸和村衆們。說中天花亂墜。宗祠應該如何修理。祭田先塋。應該如何整理添置。到了地頭。忽又如此說法。再三勸止。不令與留守宗族相見。尤其可疑。料定其中有弊病。況且來時。丈夫對於故鄉之事。曾經召集村衆會商。如何辦理。開有清單。照此行事。還命帶來多金。周濟親族。事由全村協議。豈是自己所得。私下作主更改。便用婉言謝絕。沒有聽他。蕭元無顏。再見故鄉父老。勸阻不聽。祇得任之。歐陽霜見過族人以後。得知蕭元許多劣蹟。暗自好笑。也沒形於詞色。反是蕭元知事敗露。又見歐陽霜到處受人逢迎敬仰。自己僅能住在外面。家都難回。也無人理益發懷恨。又恐歐陽霜回村聲揚。不能立足。暗使乃妻魏氏。再三致意。說他因貧受謗。人情太薄。難免中傷。請歐陽霜不要輕信食壬之言。歐陽霜本沒畧秋來得深沈。當時答以人誰無過。貴在能改。大哥如不受擠。也不致甘心遁世。丈夫不矜細行。原是平常。既然入山。已是更始。對外人尚須隱惡揚善。何況家人。此行多承相助。祇有感謝。那有以怨報德之理。務請轉告放心等語。話雖答得好。心中終看不起他夫婦。加以行期甚迫。來踪去跡。又要隱秘。公事辦完。便忙着尋訪母家的人。起柩移葬。那有心情敷衍。因此蕭元更疑他語不由衷。早晚終由他口中敗露。又急又氣。日思先發制人之策。歐陽母